

烽火綿延，戰雲密布，兩國之間儘管只是小衝突也不容小覷。遠在外地進修的埃利亞娜自然也未置身事外。一封自前線急遞而來的信函，懇請她前往戰地前線，協助救治絡繹不絕的傷者。儘管她素來鮮少駐足教會，但臨危之時，她自然會遵從女神賦予的使命，聽從召喚踏上歸途。

臨行前，她特地提筆寫下致哥哥的一封信，在踏出門檻之際即交由信差快馬加鞭送往，字裡行間盡是思念，但更多的是希望哥哥別過度擔心。

『女神庇佑，將護我周全，請兄長無須掛懷，妹妹一切安好。』

她攜帶的行囊依舊輕巧，與過往每次返家的模樣無異。最多的，仍是為兄長精心挑選的禮物，其次便是簡單幾套換洗衣物與些許乾糧。特別的是此次因行赴前線，女性難得地將教會破例發予的聖職制服攜帶在身。

加急的馬車疾馳如風，揚起一路塵煙，將她載向命運交織的戰地。

—

馬車在風沙中緩緩停下，尚未完全駐穩，埃利亞娜就被呼喚聲與慌亂的腳步迎面包圍。

她來不及多問，掀起車簾立刻點頭，隨士兵和照顧過自己的修女姐姐們趕往臨時搭建的救護營。行李只來得及丟給一旁的隨行侍者，她便挽起袖子、輕巧束起長髮投入救治。

營帳內瀰漫著鮮血與藥草的混合氣味，哭喊、呻吟、兵器破碎的聲音混作一團。女性請士兵帶她優先去往較嚴重的傷患處，路程上同行的士兵們在談論幾天前教會派來前線的隊伍，她隱約將此事放在心頭，沒有多問，只是在抵達傷患擔架處後溫柔地跪在一旁，雙手迅速地為傷患施法，止血、穩脈。

女性垂著頭，低聲默念著咒語，語調平靜地像是祈禱、抑或是朗誦課文般。左手抵在胸前，另一手懸空在士兵撕裂的傷口處。魔力自深處湧動，恍如一道溫熱的水流，每一次心跳都推動它更靠近她的掌心，直至魔力聚集於指尖。好似有股柔和光芒綻放，像是晨光穿過修道院的彩窗，溫暖卻不刺眼；神聖卻又不高傲。

帶著魔力的光芒懸在傷口上方，接著才緩緩流瀉下來，灌注破碎的血肉，使士兵的鮮血止住、肌膚癒合。隨後，滲著微光的皮膚才如水面般平靜下來。雖說看得出受傷的痕跡，但也已不是方才那般血淋淋的模樣了。

儘管埃利亞娜長年不待在教會與前線，那些聖術卻早已深植於她的靈魂，無須過多思索便能運行。如此艱難的魔法，但女神卻選擇賜給她這份能力，一定是有它的用處的。

治癒的工作才進行不到一半，少女手心的魔力卻停止了流動。

埃利亞娜的心臟猛然一緊，強烈的不安感湧上心頭。這股心慌的感覺。她還小的時候也曾經歷過一次，只不過這次似乎比那時的更加強烈、更加令人恐懼。

她不顧周圍人的叫喚，只是一昧的尋找這股魔力晃動的來源。少女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找，只是心裡頭有個聲音不停催促著。焦急的少女擅自從馬廄裡牽了匹馬就往前線馳騁，握著韁繩的指尖微微顫抖，血液彷彿被拉向那處魔力的源頭。她心裡頭隱約有個底，但學術派的她在沒有看見真相時是不會輕易斷論的。

直到她似乎靠近了那個源頭。女性倉促地跳下馬，踉蹌地走向那個答案的所在地。那邊有人側面對著她，白色的長髮被整齊的編成辮子，嘴裏似乎在喃喃自語著些什麼。男子的掌心正流出潺潺鮮血，滴落在沙土上。

本來應該衝上去確認的她卻只是僵立原地，目光堅定地鎖住那人的身影。

儘管很久沒有見面，但她知道那是他。

埃利奧爾。

那是她的哥哥。

「哥哥……你在做什麼……你為什麼會在這裡……？」

她低聲喃喃，喉嚨像被火灼過一樣發不出聲。她想奔過去，但雙腳彷彿釘在地上，內心交織著惶恐、震驚與那幾乎要將人撕裂的心疼。

她的哥哥不該在這裡。

她不久前才寫信報平安給他，只想讓他安心，讓他繼續待在遠離戰場的安全處，待在教會的庇護下。可他卻出現在了這裡。

——哥哥是那批教會派來前線的隊伍之一。

她早該想到，她早該在聽見消息後先去尋找哥哥的下落。而不是拖到現在，拖到哥哥的鮮血潺潺流出，而她卻無力阻止。直到火焰從哥哥的鮮血滴落處緩緩升起，像是從血中綻出的紅蓮。

她理應不能亂、不能哭、不能叫喊。她是理智的、是聰慧的。但此時的她顧不上一切，腳終於能動彈，她顧不得她的工作和安全，只是堅定地朝著哥哥所在的火焰中奔去，緊緊抱住自己許久未見的兄長。

「哥哥——！」